

<<九州幻想·岁正盛典·跨年特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九州幻想·岁正盛典·跨年特辑>>

13位ISBN编号：9787539138862

10位ISBN编号：7539138866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作者：今何在,潘海天

页数：252

字数：32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楚惜刀《九州·天光云影·暗羽》：天——牧云天翊，光——穆如明光，云——风翔云，影——影若眉，一个惊天的秘密令这四个堪称一代俊杰的年轻人纠缠在一起，这个秘密就是——灭天罗！

一个一心成为天罗的河络少年，一个生长在天罗世家的魅族少女，一个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成为天罗的羽族神箭手，聚会于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天罗考试……这个故事里包含着无数阴谋、无尽杀戮、无穷不甘心和不得已、无限恩怨牵缠和生离死别，而《暗羽》要讲述的是：即使注定是一出命运的悲剧，但他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到底！

楚惜刀首部九州长篇力作，《鸦巢决战》之后最最华丽炫目的秘术交战！

潘海天《九州·我们逃向南方》：宁州的重疫区边缘，一个女孩被交到了佣兵首领向慕览手里。

“十二年前，就是这女孩的父亲在莽浮林将我左手砍断，”向慕览嘿嘿地笑了起来，“我时刻铭记在心，今天就是报答的时候了。

”于是，他们开始了向北的行程…… 潘海天最新九州中篇作品，讲述宁州密林里，一个关于理想、恩情与背叛的爱情故事。

斩鞍《九州·旅人·白驹》上部结局篇：“给我站住！”

”带队的将军大喝了一声，用他的长枪指向黑沉沉的夜空，顺着他的指向望去，高挑的旗杆上挂了一个人影。

“筱——啸——风！”

”他的声音在风中激荡。

“射死他！”

”路牵机大吼。

索隐愣住了——筱啸风，那是筱千夏的独子啊！

——这一箭，索神箭到底射不射得出去？

斩鞍《白驹》上部搁笔，你会发现一场期盼已久的胜利带来的不仅仅是狂喜，更多的是潜伏在暗流中的矛盾与机心。

今何在《2050年的母系氏族》：“你说这条狗会上网，不如说它是某个王子被施了魔法变的吧，呵呵。

”可是我的眼睛瞪大了，桌前响起噼哩叭啦声——那只狗，那只狗真的在用它的肉爪打字呢！

我晃晃头，想到这只需要简要的训练就成，比如把肉屑洒在键盘上。

可那狗狗回头来看我，吐着舌头，像是要我看屏幕上的什么。

我伸头过去，看到了一行字：“你就是那个自称网管的人？”

”我一下就傻在那儿了。

今何在的网游版黑客帝国，带你重温《悟空传》那非比寻常的灵气与幽默。

“母系氏族”系列2007年度收官之笔，那些男人的疯狂梦想，仍在继续！

燕垒生《贞观幽明录·连环计》：苏我伏鹰眼前望出去已是模糊一片，似乎还带了些红色，他知道那是受虎咆流一喝之威，眼球里的小血管也破裂之故。

他虽然不曾倒下，却已斗志全消。

空中飞过几缕发丝，那是发切丸被那声的虎咆喝散后的残余。

苏我伏鹰大口喘息着，道：“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燕垒生抽丝剥茧，诠释千年之前，发生在贞观盛世里的那一场牵动中日韩三国精英、隋唐两朝豪杰的鬼蜮阴谋。

丽端《创世书》：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蕙小姐走进了位于北京东郊的宪兵司令部执法处监狱。北方多见的高大的白杨树给秋日的天空带来一片阴翳，也让蕙小姐的脚步与心跳同样沉重——几个月前，著名报人邵飘萍正是在这里被秘密审讯，最终押赴天桥刑场。

而今天，这里关押的是她的爱人…… 丽端娴雅笔墨，织一段青春与幻想交融的乱世家国梦。

书籍目录

九州 九州·天光云影·暗羽 九州·我们逃向南方 九州·旅人·白驹 上部完结篇 龙渊大典·大家一起来捣乱·钢锁的秘术分析 九州漫游指南·虎蛟篇·灵角 九州漫游指南·虎蛟篇·虎蛟行 九州四级考模拟试卷(一)幻想 海国志异·怀刃国 海国志异·无我国 梦幻百家讲坛·《封神演义》里的打架系统 创世书 贞观幽明录·连环计 2050年的母系氏族 三人成虎·豆瓣 幻界动态·后哈利·波特时代的欧美幻想书市一瞥 九周刊

章节摘录

九州·天光云影·暗羽一个遥远的声音不断在他心头低唤熟悉又陌生的旋律诡异莫明当他洞悉了其中的涵义这里的天空将永远笼罩血色阴霾第一章 猎物（一）风吹草浪，一波波涟漪自草尖荡起，蜿蜒移向草根。

这里是越州清余岭，金色的旒麦草长得格外纤长，阳光下反射的耀目光芒足够掩藏他矮小的身躯，为此澄微微有些感恩。

埋伏在草地已经超出一昼夜，夏日酷热的光照简直要把他烤成肉干，但他不得不全神贯注地保持身体静止，聆听每一个飘过的声音。

他是一块风化的石头，没有知觉、思想和温度。

澄让心神空空如也，像吹过大地的风，迅疾且淡漠，尽可能留出多一分力量，在猎物到来时一击而中。

最初埋伏下来的那个时辰，他手心发热，面色潮红，身子奇异地颤抖，眼皮被不断涌出的液体打湿。

他分不清是泪还是汗，暗地里仿佛有人一直窥视着他，只要他一站起就会被无情地绞杀。

时间长了，不知是四肢僵硬了，或是习惯了贴近大地，他像一只蟾蜍般死死趴在地上，让旒麦草高高地漫过身体。

旒麦草地是山势复杂的清余岭难得的一块平地，视野最为宽阔，恰好又是上下山的必经之处，所以一定会有谁从这里经过。

澄几乎停顿的大脑不时提醒着他，让坚持变得不是那么枯燥难耐。

正午，太阳抖擞精神地散发热量，澄快要干涸的嘴唇上，忽然有了一滴水。

他浑身一颤，心跳几乎停顿。

身边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少年，好整以暇地盘腿坐在他身边，手持水壶微笑。

“咦，你也是个河络呢！”

戴墨晶薄镜的少年笑着拍手。

最初，名慑九州的刺客组织天罗是以魅族为主的，但形魅需要凝出其他种族的形体才能执行任务，这使得天罗内部逐渐分化成以人、羽、河络为主的几大家族。

这几家为了巩固势力，自然而然亲近所凝成的种族，之后天罗才慢慢开始接受他族的人才。

澄没想到这少年和他是同族，可此时也没有攀亲叙旧的心思，心下异常地警惕。

对方看似无机心的接近，让澄深为惊恐。

他埋伏在这里是要对付所有出现在视野中的人，这少年虽然一身工匠而非杀手的打扮，但必然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杀死见到的任何一个人，直到活着度过十五天的甄选。

当澄一心想加入天罗时，并不清楚等待他的竟有这样一场残酷的猎杀。

每年夏季，当明月第三次遮掩暗月之时，天罗新收纳的弟子们就会进入渺无人烟的清余岭，进行历时半月的“诛殛劫道甄选”，直至暗月完全遮掩明月，活着的人走出山岭，便正式成为天罗的一员。

过关的要求很简单，杀掉至少一个对手，并且活到最后。

杀一个人并不能表明自己的优秀。

天罗内部职分也有高低之分，级别低的人虽然也是天罗，但只会被分派去执行一些无关紧要的任务，为组织赚取微不足道的零花钱。

如果最终到手的任务不过是刺杀一个脑满肠肥的富豪，那么尽管能轻松完成，一样会被家族和同伴轻视。

因此参加甄选的人都会竭尽全力，将每个见到的人灭去。

师父阿勒丹的前九个徒弟都已顺利成为天罗，澄不想给师父抹黑。

他埋伏了一天一夜，这河络少年是他见到的第一个人。

“想什么呢？”

要不要喝水？”

少年递过水壶，嘴角弯出一道笑容。

澄想他应该射出他的天罗丝，少年离得如此近，一息的工夫就能除去。

但电光石火间，他一身冷汗地想，对方能从旒麦草丛中发现他的位置，且无声无息地靠近，骤然出手的话，死的很可能是他自己。

他咽了口吐沫，发觉背脊的衣衫尽数湿了。

“谢谢，我确实有点渴了。”

他尴尬一笑。

对方的眼中没有丝毫敌意，对这样的人下手，他于心不忍。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澄的师父曾板了脸教训过他很多遍，但此时他就是无法硬下心肠，于是接受了少年的好意，接过水壶放到嘴边。

少年的瞳仁里盈满笑容。

澄忍不住打了一个激灵，周身的毛孔全部张开，这是一心想成为刺客的他唯一骄傲的敏感。

他停下来直视着壶口，仿佛里面驻着一只咬人的狼。

“既然口渴，为什么你还不喝水呢？”

少年眼中的笑变成了杀意。

澄蓦地弹起身子，溜溜躲开半丈，一根极细的丝线冲他的面门袭来，速度快得容不得他喘息心跳。

好在他的手也没有闲着，腾地射出同样的丝线，在艳丽的阳光下，滋滋交错。

澄全身的汗毛直立，那是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兴奋与恐惧。

他知道对方真正的手段尚未使出，与其猜测，不如先发试探。

他一按机括，十根刀丝暴射而出。

六百多年前的乱世时期，天罗令世人闻风丧胆的正是这种极细的刀丝，当时最强的“九重天罗杀阵”更成了一种无敌的传说。

传说中有人曾破了这杀阵，但那是不可复制的力量，在天罗和即将成为天罗的弟子们心中，根本没有这种力量存在的余地。

六百多年过去，顺应时势而变的天罗组织急需更多手段扩张它在九州的地位声望，于是通过训练和药物提高体能、感悟星辰力修习秘术、采撷异宝淬炼各种武器等等都成了天罗在暗杀中的必要技能，配合刀丝密如地网的攻击，往往能产生奇异的攻守之效。

当天罗的刀丝开始流淌秘术的光芒，这个神秘的刺客组织得以再度强大，不仅历经数百年依然不倒，在与九州诸势力的较量中顽强生存下来，而且像隐藏在地底的大树根须，尽情地在黑暗中拓展着势力。

想成为九重天罗中的一员，就必须修炼刀丝，尽管只有精英弟子才能练得炉火纯青，但天罗丝无疑是每个想加入的新人最憧憬的武技。

澄的师父曾说过，很多人都练过天罗丝，但在真正成为天罗后，却改用其他更称手的兵器。

澄不接受师父委婉的表达，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九重天罗阵里的一员。

澄的体能并不好，冥想能力也平平，作为一个河络，加入天罗的想法在很多人眼里是痴心妄想。

澄有别的心思，虽然他不懂多少秘术，但依靠河络独一无二的铸造工艺，他自信能设计出别致的武器，弥补体能和精神力的不足。

缩于右手臂的机关，最多可同时射出二十根刀丝，以五指操纵方向。

澄自知刀丝越多，耗费的心神越多，十根天罗丝最能发挥他的战力。

“哧哧——”刀丝如蛛网密布，向那少年当头遮下。

少年已不在面前，耳畔风响，澄背脊一道凉意，知道对方飘向了身后。

那是什么样的速度呢？

容不得心跳，来不及眨眼，瞬息就到了致命的位置。

澄的刀丝无法回转，登即面如死灰，心下冰凉一片。

他竟会死在准备伏击他人的地方么？

澄直直地朝前发足狂奔，像是要躲避死亡的套索，将最后一点气力全部爆发出来，（二）要逃多快，才能躲过死亡？

澄感觉不到心的跳动，仿佛看见刀丝穿过身躯，直直勾向前方。

他战栗地想象着刺痛的那一刻，飞奔了数丈之遥后，甚至因了那颤抖而踉跄欲倒。

剧痛始终没有来。

身后一记闷响，什么东西沉沉地倒下了。

澄惊惧地回头，难以置信地看见少年手里的刀丝在离他一丈之遥的地方软软垂下，一支宛若刀丝的利箭白天上破空而来，刺穿了少年的身躯。

天空中有个雪白的身影。

明艳的阳光下，他的身形是那样不可逼视。

澄知道他的眼光扫到了自己，脚步无法再移动。

这是从来没有面对过的杀气，凛烈地割过周身，澄的头脑一片空白。

如果刚才面对少年的刺杀，澄尚有余力胡思乱想自己的结局，此刻他是真正无法思考，目瞪口呆。

仿佛是一瞬间的事，又像一昼夜那么漫长，澄身上的压力忽然减退。

雪白的影子慢慢近了，如一朵轻盈的云降落尘间。

澄看清他的脸，像羽毛一般洁白，让人涌起圣洁的念头，但他眼里满是嗜血的郁黑，澄瞥了一下就不敢再凝望。

羽人裸裎着肩，白皙的肤色衬了健硕的肌肉，换在旁人身上相当不伦不类。

但他是莹白剔透的，若是让蓝天作底子，肤色便像润泽的玉微微发青；若映了朱红色的天空，又像一块血石，有彩霞般的红。

羽人走到少年面前俯下身，少年忽然撑起了身子，抓住了那人的手。

澄一个激灵，隔了相当的距离，依然能看见少年怨毒的眼神，像剑插在羽人的心口。

羽人无动于衷地和少年对视，才一个怔忡，少年又瘫倒下去，无力地伏在了地面上。

金黄的旒麦草漫过来，遮起他残落的身躯。

结束了，澄不知怎地松了一口气。

羽人从少年怀中取出一枚菱形的铜质徽记，澄留意到他没有多看它一眼，反而抬手，盯着自己手背细看。

被少年抓破的那道痕，迅速由红色成了黑色，倏地蔓延到整个手臂，像一条蜿蜒的蛇。

澄心中闪过少年的话：“既然口渴，为什么你还不喝水呢？”

“原来对方擅长施毒。”

澄的脚忽然能动了，径直地跑向那羽人。

“千万别动！我有办法。”

澄摸出贴身的小刀，竭力踮起脚，一刀划开羽人的手臂，将里面的黑血挤出。

又将他特制清毒疗伤的草药瓶取出来，把墨绿的汁水涂在羽人被抓伤的手背上。

当血液一滴滴下落时，澄发觉离那羽人的脸很近很近。

澄的笑容突然僵硬了，对方居然允许他划破手臂，没有一丝戒备。

“等你的毒清了，再动手杀我不迟。”

澄讪讪地笑。

羽人冷冷地望着他，抽回手臂，用左手挤出毒血。

澄傻傻地站着，他不怕羽人动手，这个人如果想杀他，他连逃命的机会也不会有，索性豁出去算了。

草地的风刮得越发厉害，带着尖利的呼啸，有若哭声。

草浪下似乎掩埋了汹涌的杀机，一波波拂来，撩动澄紧绷的心神。

鸣——鸣——每当风过，澄的心都会咯噔一响，警觉地张望风来的方向，搜寻任何可疑的动静。

“你只是诱饵，有什么必要杀你？”

“羽人忽然冷漠地说了一句。”

“呃？”

澄的师父是蛮族贵族出身，日常使用的均是东陆语言，耳濡目染之下，澄听得懂羽人使用的纯正东陆语。

正因为听得懂他才吃惊，埋伏在这里的自己竟是诱饵？

羽人熟练地撕下白衣上的布包好伤口，澄没想到逃跑，反而怔怔地盯了他看。

他周身洋溢的杀气凌厉异常，澄仍有想亲近他的念头，那白皙的容颜里仿佛有种魔力。

“你在这里躲了一昼夜，真以为没人留意你？”

羽人的笑容满是讥讽，“知道我在你头顶飞过了几次？”

澄惭愧地摇头，他只听到风的声音。

“想必你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靠近过你？”

羽人奚落的笑容更甚。

澄简直无地自容，他没等来任何一人。

羽人的话让他知道，不是没人来，而是他本事低微，没能发现敌人。

“他们……都被你杀了？”

澄轻轻地问。

羽人的笑容忽然变得很好看，“嗯，你总算不是太蠢。”

他丢下一把五色斑斓的徽章，有各种花纹材质，澄知道那是参加甄选的人所在家族的徽记。

仅一天辰光，这羽人手上已集了十来枚，杀人如麻的他无意间成了澄的救命恩人。

澄不知该感谢他，还是该畏惧。

羽人仰头望天，用左手微微挡住了太阳，阳光在他身上染了一道金色的镶边。

“方圆两里内除了你我，没有更多的活人。”

（三）澄打了个寒战。

诛殛劫道甄选无疑会有死亡，但从那羽人口中听到时，却如置身冰窟，一种浑身寒冷的绝望束缚着澄，让他不知如何反应。

那羽人不屑再看他一眼，径自向了天空飞去。

当雪白的两翼如船帆张开，澄的双眼跟随羽人直上天空，看到鲜妍的湛蓝色和橘黄色混合的妖异色彩。

。一身冷汗从澄的心底渗出，是解脱了还是其他，他像一片落叶无力地跌坐在地。

从未感觉过这样的轻，是世间不需要的重量，如尘埃飘荡。

和羽人天渊之别的距离，使澄看见了成为天罗的渺茫。

河络果然是不适合做刺客的……么？

他灰心丧气地想。

像是在和应他的沮丧，羽人化为一抹飘然的雪影，优雅地在空中划出漂亮的弧形。

澄目不转睛地注视那抹雪色渐行渐远，羽人的身形突然顿了几顿，有几十条纤细的丝线从远处追身而上。

要不是天空的颜色异常，澄也许根本看不到它们的存在。

这些刀丝去势甚快，骤风急雨般从不同角度射向羽人，眼看就要把他当空击落。

澄心中一紧，盼着羽人能避开这些攻击，不自觉地站起了身。

空中闪过几道雪芒，澄听到弓弦响动的声音。

羽人骄傲地停在半空，冷冷等了数息辰光，展翼下掠。

澄握紧了拳，忍不住朝那个方向奔去，他不知道自己关心的究竟是什么，只想跑过去看个究竟。

他跑得很快，如刀丝疾飞，直跑到嗓子冒烟，有血腥味从咽喉渗出，在舌尖苦涩地流淌，澄终于赶到了羽人所在的地方。

对澄而言，现场触目惊心的唯有鲜血和刺客眼中的不甘，两个华族少年胸口中箭，三个蛮族的汉子都是一箭贯穿脑门。

澄没想到五人联手作战仍敌不过羽人的速度，不由被对方寒冽的杀气侵着了心，捂了胸跪在了地上。

传说古时鹤雪的强者对付天罗时，也是这样轻松地以一敌多，羽人自上而下的攻击占据了极大优势，而面前的这个羽人，将是比陆地刺客更可怕的飞翔的天罗。

刺杀失败就意味着死是最后的收梢。

澄觉得恐惧像背上的冷汗，涔涔爬满了脊梁。

一旦成为天罗，他就要面临比这更残酷的刺杀，为什么当初会憧憬做个刺客？

他的心就要跳不动了。

羽人看了他一眼，仿佛在看石头。

澄觉得必须说点什么，勉强地说道：“这么多死人。

”发颤的声音像毛虫，在风中无关紧要地飘着。

羽人眯起眼，从那五人身上搜出徽记，在手里排成一排，俯首递到澄的面前。

“想做天罗，就抽一张，再找个地方躲起来，直到暗月来临。

”他依然是轻蔑的口吻，如同打发讨饭的乞丐，“不想玩下去，就滚得越远越好。

”徽记上沾有血腥的气味，澄这才知道内心有多害怕，强忍恶心推开羽人的手，仿佛为了不让对方轻看，他赌气似的大声道：“你放心，我会过关的，一定会。

”想起在师父面前踌躇满志的回答，犹如是上辈子发生的事，他舔舔嘴唇，阳光真是太烈了。

“比起他们，你的运气的确好很多。

”羽人注视他一眼，忽然就地一坐，闭目养神。

澄想起刚才河络少年的毒液，不知羽人是否受了影响，他小心翼翼地让开那些人的尸首，远远地挑了一个地方坐下。

这五个人族的甄选者都有精致的鱼鳞铁甲护身，胸前那块金属圆护被羽人的木箭毫不留情地刺透，其力道与速度可见一斑。

澄思量他打造的机关刀丝，若是全速放出，集二十根刀丝之力齐攻一点，才能打破这样的铁甲。

这个羽人出手全是一击必中。

如果这一箭射向他，有几分把握躲开？

澄没有信心，该庆幸自己的微不足道，羽人并无杀死他的兴趣。

或许因为他是最弱的一个甄选者，才侥幸活到如今。

澄灰心地摸出藏于怀中的若干利器，他为这回甄选筹备了多时，仍是不堪一击。

坐了很久，澄仰望天空，零落的几片云聚了又散。

他不知道在做什么，不躲起来偷袭别人，也不怕被人伏击，就这样傻傻地在一个对手身边，坐看云起花落。

他发呆的时候羽人张开眼，修长的身体在阳光下如一块玉石，每寸都在闪耀。

澄回过神想，对方是太过绚丽的存在，真不适合清余岭这杀气腾腾的山林。

如果九州大地上有衬得上这个羽人的地方，大概只有帝都天启城的皇宫了吧。

“你是火山河络？”

”“是。

”澄老实地回答，有点意外也有点欢喜地朝羽人看。

“为什么想做天罗？”

”“我……”澄低下头，捡到他的师父是天罗，这是他最容易走的一条路，“还能做什么呢？”

”羽人不语。

陆地上有无数分叉，天空没有。

天空上没有路，太多的选择即是没有选择。

编辑推荐

《九州幻想(岁正盛典跨年特辑)》：楚惜刀[九州·天光云影·暗羽]，潘海天[九州·我们逃向南方]，斩鞍[九州·旅人·白驹]上部完结篇，今何在[2050年的母系氏族]，燕垒生[贞观幽明录]，丽端[创世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